



疗室虽小,却独有一方幽静。日光自窗棂滤过,仿佛被筛了又筛,最后只留下薄薄一层,温柔地铺在诊床上。空气里弥漫着草药微微的苦香,细嗅之下,还有几缕艾绒燃烧后残留的余味。墙上悬挂着几幅经络图,那些蜿蜒曲折的线条,如同大地暗藏的水脉,在静默里蜿蜒,暗示着人身深处那些幽微的通道。周遭是安静的,一切声音似乎都收敛了,唯有时间的流水在默默前行。

疗者未至,这宁静的空间里,已然在无声中完成了对生命的肃穆等待。

当按摩开始之时,手指便是探向身体深处最细微的触角。指腹缓缓贴向皮肤,最初的接触带着一种试探的谨慎,像盲者以指尖摸索着石壁上的刻痕,又似农夫俯身,用手指感受土地干湿深浅的秘语。触诊是无声的叩问,指腹沿着肌肉纹理、骨骼边缘悄然巡行,指下所遇,或如板结的土地,或如紧绷的弓弦,或如僵硬的绳索,每一寸异样都像是身体发出的无声呼救,被凝神的手指一一捕获、辨析。指腹的每一次按压,皆如轻叩门扉,在皮肉之下探寻着那些潜藏的秘密,每一次停留,都是对筋骨深处的倾听与叩问。

继而,掌根开始发力。缓缓推压,仿佛大地在无形中微微沉降,向深处渗透着力量;忽而又提起,如欲拔起深陷泥淖之根,力道透入肌理。这力道如潮汐般涨落,在皮肉之下层层叠推进。手下那板结的“硬土”,便在这反复的推压中,如同春日消融的冻土,一点点松动、舒展。僵硬的肌群似被无形的手缓缓牵引,原先紧张的绳索在耐心的松解下,渐渐恢复那点被遗忘了的柔软与韧性。

而后是捻与拨的功夫。拇指与食指并拢,捻起皮肤与皮下筋膜,如同匠人捻起一丝柔韧的丝线,细密而专注地捻动;指尖又深入肌理缝隙,如巧匠拨动紧绷的琴弦,精准地弹拨着粘连的筋结。所过之处,那些深藏

父亲去世后,母亲很哀痛。想起他的过往,触碰到有关他的点点滴滴,母亲总是泪水涟涟,禁不住喃喃自语,“老头子,你到哪里去啦,丢下我不管了?”尽管他们磕磕碰碰了一辈子,一旦失去了另一半,母亲还是悲痛不绝。她每天都要给父亲的灵位上香,双手合十,虔诚祈祷,愿他在天堂里一切安好。

母亲终于从哀思中走了出来,决心翻建院墙。院墙很多地方脱落,小孩子能钻进钻出,立在墙头的枯草在微风中摇曳;门头上的预制板向前倾斜,岌岌可危。为了父亲和儿女们的名声,为了这个家,母亲要重建院墙。父亲是走百家门的兽医,受人敬重,她不能让破落的院墙有损他的形象,让人议论老先生家后继乏人;她要给儿女们一个完好的家。怕打乱我们小家庭的生活节奏,母亲默默扛起了责任。

年近八十,殚精竭虑,请师傅、估造价、买水泥黄沙,母亲东奔西走。她自己爬高上低,拆除长城一般的旧院墙,掰下一砖一瓦,弯腰驼背,一摞摞搬走,挪出位置,清扫根脚;给师傅打下手,深一脚浅一脚搬砖头,歪着身子拎水泥桶,中途还供应茶水饭食。师傅收工后,母亲又要清场地,运垃圾。前前后后月余时间,新院墙

上月刚从外地出差回来,耽搁了本职工作应完成的诸多事项,为此忙得晕头转向。晚上正欲休息,妻子告诉我,我表妹的女儿报考事业编,笔试成绩第二名。她停顿了片刻接着又说,很快就要面试了,表妹特地来我们家,想请我帮助辅导一下。想到孩子未来工作岗位是件大事,再忙也不能拒绝,我便毫不犹豫地给表妹打电话,让孩子周日来我家。

孩子如约而至,我给她泡了一杯茶,简单地寒暄了几句,立马直奔主

无相之手

□ 刘明

的、纠缠的结块,便在这持续的捻动与灵巧的拨弄之下,如同冻土初解,暗结松动。僵硬的筋脉,也终于在这耐心的梳理中,显出几分久违的活络迹象。

再后,便是揉与滚的连绵。手掌如揉捏着无形的面团,在肌肤之上回旋往复;前臂尺侧则如一段沉稳的圆木,在肌群之上来回滚动。这揉滚连绵不绝,力道渗透入内,如同暖流悄然注入寒潭深处。僵硬之处,便在这持续而温热的抚触之下,如同冰层在春阳中渐渐消融、软化。生命仿佛重新寻到了流动的间隙,开始在温暖的推动下缓缓苏醒。

当深层僵硬渐次消解,手法遂变得更为舒缓柔和。指腹、掌面,如羽毛拂过水面,轻柔地摩挲着皮肤表层。这轻柔的抚触,既安抚着曾被重手揉捏的肌肤,亦如无声的慰藉,悄然平息着那些被深挖旧疾时身体本能掀起的细微波澜。指尖轻灵地掠过肌肤表面,仿佛微风在初春的水面点起涟漪,涟漪扩散,终至于无,留下一种被熨帖过后的平和。

其后,拔罐登场。玻璃罐口在火焰中掠过,带着余温,迅即扣落于膻穴之上。罐内气压骤然降低,皮肉随之隆起,被紧紧吸附于罐中。罐底下的皮肤,不多时便泛起一片深红甚至紫红的痧痕,如同幽潭深处翻涌而出的沉积,又似落日熔金,在肌肤上凝成一片小小的晚霞。罐子静伏不动,宛如云影停驻山脊,以无声的吮吸之力,引出那些潜藏深处、纠缠难解的湿寒与瘀滞。

刮痧亦随之而来。牛角板蘸上润滑的介质,在皮肤上稳健地推行。板缘过处,皮肤之下,先泛起一片细密的红点,继而加深、连缀成片,最终形成

一片片浓重的紫红色斑块。这板痕所经之路,如同山溪奔流冲刷河床,淤积的泥沙被裹挟而去,河床重新显露出原本的纹理。深藏的瘀浊被板痕强力地翻刮至体表,以如此鲜明灼目的方式,宣示着旧日阻滞的瓦解。

随着治疗将尽,手法复归于轻柔。手指如抚过微颤的琴弦,轻柔地梳理着经络的走向,为这场深入肌骨的对话,缓缓落笔作结。指腹最终轻点几处关键穴位,如蜻蜓点水,余波却悠长地漾入深处,留下清亮的回响。当手掌最终撤离,一种奇特的轻松感在肢体深处弥漫开来,如同淤塞多年的河道被春雨涤荡一新,重新听见了水流自由奔涌的喧闹。

此时,身体内部像是经历了一场无声的消融,僵硬的骨骼与筋膜间仿佛被重新注入了暖流,那感觉,像被遗忘的泉眼在黑暗中悄然复苏,水流开始无声浸润久旱的土地。而医者之手,此时早已归于寂静。按摩者起身,收整器物,动作轻悄,唯恐惊扰了这具躯体内部正在发生的、隐秘的自我修复与重建。

室内弥漫着药油散逸的气息,一切终归于开始时的平静。唯有那被按揉过的肌体,在寂静中回荡着一种奇异的轻松感,仿佛淤塞多年的河道被悄然疏通,重新听见了水流活泼泼的喧闹。

按摩之手,虽不着痕迹,却已深深抚过生命的肌理。那些指掌间流泻出的,岂止是力道与技巧?——它乃是一段无声的言说,以血肉之躯为纸,凭经络为脉,写就了生命如何被淤塞、又如何被疏通的活态诗篇。我们指尖所触的温热气囊之下,气血奔流不息,如江河行地,自有其幽微的流向与深藏的阻滞;而每一次手法之深入,皆如风过竹林,虽不见其形,却终将摇动万竿青翠,使那被遗忘的活泉,重新在身体的幽谷里汩汩涌动。

手过无痕,然而生命的河道,已在这无相的抚触里,悄然被拓宽了几分。

菜淘米、抹桌子洗碗,简直是个老保姆。她捧着一擦碗,手颤抖得要人担心,但劝说不住;拎着垃圾桶,趑趄起趑,叫人不忍心。

母亲对我们恩重如山。父亲在外地工作多年,是母亲独自在家把我们拉扯大的,她一路该有多么的不易!母亲三岁没了娘,她把全部的爱给了我们,是在弥补她没有母爱的缺憾吧?

母亲不愿拖累儿女。她多次生病住院,不要我们陪床。输液的时候,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吊瓶,及时按铃让护士来换药水。到吃饭时,她跟着人家去食堂排队打饭,走不动就请同病房的人代买。晚上她不要我们陪宿,即使病房只有她一个人,也不让我们留下,说还有护士在。母亲是怕我们在病房睡不好觉,影响第二天做事情。她为我们考虑多多,唯独忽略了她自己。母亲直到病重,也不要我们时刻在她身边陪伴,她体谅我们各自的难处。

母亲是在临近“五一”长假的周日离世的,方便了几孙们回来服丧。她走得很匆忙,但很安详,没有在病床上拖累我们多少日子。亲娘啊,您是掐好日子走的吗?这世上再无比您更疼爱我们的人了。

方法,孩子也很惊讶,在点赞我能够与时俱进的同时,不禁好奇地问我我是怎么做到的。我便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“多看书、多实践、多总结”九个字,孩子会心地笑了。

前些天的晚上,我刚忙完手头工作,接到表妹的孩子来电。她非常开心地告诉我,面试成绩不错,笔试、面试总成绩第一,已经接到通知准备体检。她特别感谢我,上次的辅导对她很有作用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十分欣慰,连续工作的疲劳一扫而光。

老八十,本名姓倪,个头不高,话也不多。我们同期进的公司,打一开始我就对他印象深,往后便多了几分关注。

不知啥由头,没隔多久,同事们人前人后都管他叫“老八十”,倒像是忘了他的本名姓。只听说他做事没少让人操心,当时的主管一怒之下,把他工资的百分之二十抽出来分给了别人,这“老八十”的名号,便跟着这事落了地。

常人走路,手臂总爱向内自然小摆动,脚踩内八字。他倒好,手臂甩得大开,外八字脚迈得扎实,脖子还往前伸着,远看活像只行走的棕熊。最让人留意的是,他偏爱洗冷水澡——那深水井里的水,摸上去刺骨的凉,可从暮春到初冬,临近下班,时常看到他赤着上身,在水池边洗头擦身,半点不避人。同事们见他这走路姿势、这洗澡架势,嘴上总笑骂一句“八折货”,“老八十”的名号也就坐实了,可他听着从不生气。

瓦匠、木匠、钢筋工的活,他竟都能沾上手,但凡哪儿需要修修补补,准能看见他的身影。有回我让他帮着在斜面墙根砌个电缆井,过了半晌去看,当场就愣了——那井小得连只老母鸡都蹲不下,还长成个大小头,气得我直乐。他见状,哈腰作揖道歉全跟上,像个闯了祸的孩子:“对不住,对不住!千万别告诉领导,不然又要给我‘八折工资’了。”那天中午他没吃饭,闷头改了整整一下午。傍晚阳光斜切进窗户,点亮他额角的汗珠,也把那电缆井照得方方正正,总算合了心意。

“翁师傅,帮我修修家里菜刀手柄,切菜砧手。”老八十低着头跟我嘀咕。焊手柄、打磨、开刀,折腾一阵后,一把崭新的菜刀递过去,他笑得可灿烂,眼角的皱纹都堆成了褶。他一手接刀,一手塞来五块钱:“翁师傅,买瓶饮料

我的岳父岳母都是快90岁的高龄老人了。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一直住在家乡的老庄台上,屋后有一片菜地,还栽了些枇杷、桃树、梨树和银杏。门前有一个鸡舍,旁边是猪圈,东边还有一个小鱼塘。

菜园虽小,但种植的瓜果蔬菜品种齐全。冬春季节,绿叶蔬菜唱主角,满园的青菜从菜叶吃到菜薹,剩下的开花结籽,紧裹的大白菜成为冬日餐桌上的常客,积雪下的菠菜愈发墨绿,霜打过的茼蒿反而清甜,豌豆苗鲜嫩可口,小米葱吃起来也特别香。大蒜先吃叶、后吃苗,蒜头还是用途广泛的调味品。夏秋季节,茄子紫得发亮,青椒脆嫩可口,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,土里的洋葱、萝卜、芋头、土豆、红薯,架上的豇豆、扁豆、丝瓜、苦瓜,地面上的白瓜、番瓜、香瓜、冬瓜,还有黄豆和四季豆,还能吃上枇杷、桃子和梨子。

大集体时期,岳父是某社办企业的大师傅,改制后成了下岗工人,回家和岳母一起种着自家的责任田,农闲时经常给人家打一些临工。到了晚年,老两口的主要精力放到了经营小菜园上。播种、育苗、移栽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治虫,有的还要剪枝、搭架,冰雪天气覆盖塑料布,炎热天气铺设遮阳网,每天还要喂鸡、喂猪、喂鱼,可谓是“眼睛一睁、忙到点灯”,有时还要起早带晚。

岳父母有四个子女,早已成家立业,平时都不在身边。两位老人从来不和子女提任何要求,小病小痛也不让孩子们知道。而孩子们也会隔三差五地去看望二老,顺便带点菜回家。孩子们的到来,二老自然很高兴,可是比平

老八十

□ 翁中秋

喝!”钱被我挡了回去,却收下了他实打实的热乎劲儿。

转天一早,他就在我工作间候着,见了我,双手托出个方便袋:“这是我和老婆昨晚剥的新黄豆米子,新鲜着呢!炒水咸菜、烧小公鸡,好吃呢!收下吧翁师傅!”接过袋子道了谢,他高兴坏了,迈着那副“六亲不认”的外八字步就走了。下班回家打开袋子,鲜嫩的豆米子上头,还躺着一撮小葱,拾掇得干干净净,用小布条扎得整齐——就为这撮小葱,我心里暖了好些日子。

有回见他耷拉着脑袋坐在路边,我问:“为什么不上班,坐这儿干啥?”他小声嘟囔:“领导停了我的班。”原来他们组做的产品外观不净,内袋口也没扎牢,他跟搭档扯扯责任时,嘴笨说不过人,人家放话“不认错就不带他干活”,最后他竟把全责揽了下来,坐在路边看同事们忙进忙出。

好事的我找来了他的领导,让他把事儿说清楚,该担的责任也没含糊。等拿到二十块的罚款单,他倒又神气起来,咧嘴一笑,套上工装就扎进了活儿里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,老八十在公司刚满五年就离职了,去了对门一家单位,干的还是个辛苦活。一年后,他偶尔来公司门卫晃悠,见了我直念叨:“翁师傅,我今年拿了先进工作者,还有奖金呢,可算用了‘老八十’的帽子!”

如今想起他,那副外八字走路的样子、赤膊洗冷水澡的背影,还有递黄豆米子时带小葱的细致,总在眼前晃。这人啊,嘴笨手拙,却实打实透着股子朴实的热乎劲儿,叫人忘不掉。

老泰山家的小菜园

□ 陈谷登

时更忙了,岳父忙着到镇上采购茼菜,岳母的拿手菜是做肉圆,纯手工制作,外酥里嫩,香滑可口。尽管我们事先再三关照,但每次还是摆上一大桌子菜。

我们是家中的老大,也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,子女们也不在身边。上班那会,每到星期假日,孩子们时常相约一起下乡。看得出来,那是我外孙最轻松愉快的时候。他在菜园里晃悠,这儿拔个萝卜、那儿摘个瓜,再到鸡舍里找两只鸡蛋,有时还跟我压力一会儿,此时在校学习的压力全没有了,身心得到了放松。每次下乡,孩子们也是收获满满,大包小包的蔬菜堆满了后备箱。现在外孙已经去外地上大学,很少回家,但还时常问起小菜园的情况。我们夫妻俩也已经退休了,下乡的频率就更高了。

妻子不喜欢吃从菜市场买回的蔬菜,说乡下的菜新鲜、好吃。每每跟着她坐上对老人实行免费的公交车早出晚归,倒也悠闲自得。到了那儿,她帮助老人把饭烧好后,便开始弄菜了:掐菜薹、割韭菜,茄子、大葱随便摘,蚕豆米、毛豆角,番瓜下市有冬瓜,扁豆、丝瓜架上摘,萝卜、红薯土中刨,有时还要带上十几个鸡蛋、一壶菜籽油。一次下乡带回的蔬菜要吃好几天,有时候还拿一点送人,吃完了又想到了下乡弄菜。就这样,老泰山家的小菜园,俨然成了我们源源不断的食材大后方。